

艾青散文精品

诗谈艺录



艾青

四川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	(1)
五四以来中国的诗	
——应《人民中国》日文版作·····	(30)
中国新诗六十年·····	(38)
祝贺·····	(66)
关于《火把》(上)	
——答壁岩先生的批评·····	(69)
关于《火把》(下)	
——答壁岩先生的批评·····	(76)
汪庭有和他的歌·····	(82)
谈工人诗歌	
——关于工人写的诗和写工人的诗·····	(91)
和平书简	
——致巴勃罗·聂鲁达·····	(117)
公刘的诗·····	(124)
望舒的诗·····	(133)
一个土家族诗人的机智·····	(142)
读雷抒雁的《夏天的小诗》·····	(151)

诗 谈 艺 录

曹辛之的诗·····	(155)
秦松的诗·····	(164)
徐刚的诗·····	(170)
诗论·····	(181)
诗论掇拾(一)·····	(227)
诗论掇拾(二)·····	(231)
《诗论》拾遗·····	(237)
诗的散步·····	(240)
诗的散文美·····	(242)
诗与时代·····	(245)
诗与宣传·····	(252)
诗的祝祷	
——给写诗的朋友们·····	(258)
诗人论·····	(260)
《诗人论》拾遗·····	(279)
祝	
——写给《诗刊》·····	(280)
语言的贫乏与混乱	
——一封关于诗的信·····	(281)
开展街头诗运动	
——为《街头诗》创刊而写·····	(293)
关于诗的一封信·····	(300)
多写朗诵诗·····	(317)
诗与感情·····	(320)

诗的形式问题

——反对诗的形式主义倾向…………… (328)

新诗应该受到检验…………… (367)

我对新诗的要求

——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374)

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

一 中国新诗

中国的新文化是对外要求民族解放，对内要求民主的，革命的文化；中国的新诗，是服役于中国革命的，即以民族解放与民主的要求作为内容的，革命文学的样式。所以，中国新诗是和中国革命的新文学一同开始她战斗的历程的。

中国新诗，一开始就承担了如此严重的使命：一、它必须摆脱中国旧诗之封建的形式和它的格律的羁绊；创造适合于表达新的意志新的愿望的形式，和不是均衡与静止，而是自由的富有高度扬抑的旋律。二、它必须和中国革命一起，并且依附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忠实地做中国革命的代言者。

那贯穿了中国新诗历史直至二十年之久的最耀眼的红线，是它的对于中国民族解放，和全国人民相一致的民主政体的实现这两种要求的光荣的战斗精神。

“五四”时代的，萌芽期的新诗，胡适之、刘复、康白

情等诗人的对于“平民”的关心，周作人（这人现已附逆）的对于“自由思想”的寓言，是向封建军阀的统治的一些叛逆。

“北伐时代”前后至“五卅惨案”这一时期，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以及较后的蒋光慈、殷夫等诗人的诗，虽有态度上的积极和消极的不同，虽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但他们间，有的对于“民主”写出了渴望，有的对于腐败政治写出了嫌恶，有的发出了“反帝”的激情的叫喊……在效忠于中国革命这意义上是一致的。

“九一八”，“一二八”这两个事变之后，正是中国临到了空前危机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强盗轻易的获取了中国东北广大的土地和民力，华北全部都将牺牲在政治阴谋与秘密协定里，这时，中国新诗和中国文学的各个部门一样，急速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成长与繁茂起来。这时，中国新诗的作者更有意识地、具体地用他们的创作的热情，与中国的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

中国抗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发展，是中国民族解放与民主政体的实现的最初的胜利，所以，作为中国革命的代言者的诗人，最初就被这为他甘愿用生命来争取的战争所鼓舞。

这真是一个诗的时代，战争发动以来，全国的作家几乎全部都激动着诗的情感，用朴素的形式写过诗。

二 创 作

紧随着战争的发动，人们即以最大的热情讴歌“反抗暴虐，反抗兽性”的战争，这是一个激昂的开始，全国的作家几乎都用诗的情感来接受战争，许多小说家和理论家（如巴金、郑振铎、老舍、王统照、胡风、陈学昭……）都写了许多纯然是真情流露的诗篇；许多沉默已久的诗人（如：郭沫若、冯乃超、高长虹、黄药眠……）也都重新开始歌唱了。

三年间，我们已先后发现了不少新诗的佳作，诗人们不但保持了新诗的战斗的沉毅精神，不但保持了对于题材处理的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在技巧上得到了极大的进步：许多诗人已从空洞的叫喊与软弱的喟叹，达到了坚强与不屈的控诉；许多诗人由于生活在战斗里，他们的作品常炽烈着热情；许多诗人由于敌人的兽性与残暴，他们的作品蕴蓄着深沉的仇恨。

三年间，许多诗作已被广大的读者所赞美，所记诵；许多诗人在读者间取得了更大的信任与拥护。

三年间，诗人们无间歇的工作着，每个诗人都以自己所能呈献的武器交给了民族解放的战争。

三年间，抗战以前各种新诗流派都一致地向残暴的敌人——日本军事法西斯的强盗们投出了标枪。

“新月”这系列的最后支持者卞之琳写了许多很精练遒劲的十四行（《慰劳信集》），那上面已不只因为诗人对抗战

的关心显得可贵，即在诗人本身的创作历史的发展上，也可看出了显然的进步。

因此，他感兴趣于他所写的人物的“‘打出去’的手势”，因为那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由为艺术而艺术的“鱼化石”，而进到“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该是一种可喜的“突变”吧。

曹葆华，这《无题草》的著者，在抗战发动之后，也写了许多与他过去多少年所写的迥不相同的诗篇，他已经敢于把诗当作武器，用来鼓励人们参加战斗，在他的《抒情十章》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诗人在情感上表现了与旧的时代诀别，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转向——

所有过去
将似百尺空楼
被时光锁着
不再开启
纵然我离去世界

——《抒情十章》第四首

他“以撼山臂力向天召唤”，要“迸开血管写成一部《忏悔录》”，都为了——

历史前站吹起汽笛
旅行人不能踟蹰了

.....

凝向黎明的彼岸
谁不闪着灼灼眼睛

.....

——《抒情十章》第二首

于是他离别了旧世界和旧灵魂，离别得如此坚决——

有人要问
就说天南地北
从来不相识

.....

.....

将来有一天
世界从地上翻身
看谁是主人

——《抒情十章》第三首

和上述的二诗人比较接近的，在格调上可以说和“新月”这系列没有什么太大的距离的诗人——何其芳，谢绝了个人的感伤，和自我的固执的审视，写了《成都，让我摇醒

你吧》和其他的一些诗篇；而在《一个泥水匠的故事》里，不仅从采取题材上，而且也从表现的手法上，都可以看出这诗人的努力与收获。

上面所列举的三位诗人，可说是受抗战影响最显著，和最勇敢的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创作的态度诗人。

毕矣午，保持了《灭亡》的情感的深沉和语言的朴素与有力，写了一些刻画土地沦亡的痛苦的诗篇，诗人在《火烧的城》里，如此描画自己的经历——

.....

.....

我谛听着全城凄厉的嚎哭之声。
战兢兢地像辛勤的农夫
震惊于六月间的洪水——
它扫荡着含笑的麦田，
忠顺的牲口，寂静的茅舍
以及茂密而悒郁的森林。

代替了百花条带，
那冰冷枷锁将束缚我们的腰身。
那辉耀于阳光之下的金色楼阁，
将为火焰的红齿所啮
倾颓化为灰烬。

在我们曲折的海岸，
开来了无数的战船。
它们将我们的城认作
美好，宽阔，流乳与蜜之乐园，
一些冒牌的先知指引着，
说：“看哪，那座古老的城即是迦南。”

于是战车开始在我们的郊野驰驱，
那指向我们的炮口，
都从容地脱去炮衣。

于是我们被解除了武装。
我们居室的门户
此后也须永远敞开着
一如我们的心房。

但我们却不曾离开我们的城。
我们正在青春，我们胆敢
坦然地审视那闪烁
在我们头顶的灿灿的刀锋。

是谁被抛弃于腐朽，熟睡
如沉卧于发卖毒液的酒家
在那里享受着梦境无涯？

欢乐的甜蜜，吻着温柔谁不期待？
但那带着枷锁的苦痛的手指
将推你醒来……

而诗人似乎就一直生活在已沦陷了的城市里，除了读到
他这样痛苦的诗之外，从来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播谷鸟”诗人贾芝，依然带着播谷鸟的欢快，歌唱了
民族革命的战争；他的《小播谷及其它》依然是别具风格的
富有魅力的诗篇。在《蒙古骑兵》里，他歌赞了守土的骑兵

马呀马呀驰在草原上，
马呀马呀驰在草原上，
铁的骑兵团
守卫蒙古的边疆；
铁的骑兵团
不让一寸沙漠沦亡……

诗人李雷，以忧郁的调子写了长诗《号兵》、《祭》及其
他的许多诗篇。在《祭》里，他给为战斗而牺牲的勇士以胜
利的誓言——

……

到那一天，白昼刚刚起程

东方闪着血光
染遍了各山的山顶。
你的坟墓上有风吹着，
那些苦莲和车轴草的枝茎在微风里辉耀；
那时候，你的族人们
满载着胜利的物品
从你坟墓的足畔经过
你将会听见凯旋之歌。……

诗人田间，在他的《给战斗者》这一长诗的结尾里，也和上面一样，热情地歌颂战斗和牺牲的美——

在诗篇里
战士的坟墓，
比奴隶的国家
要美丽，
要温暖。

诗人们决不止于歌颂了战争就满足。这战争不是出发于民族间的仇恨，或是什么荣誉与光荣，而是出发于一个被压迫了一世纪的民族要求独立与幸福的革命。这战争必须依附在一定的政治纲领上，才会取得真正的胜利。而诗人们，当他们执行各种不同的政治——外交的，内政的——课题的时候，又必须把自己的感情溶浸在里面。

战争一开始，中国就找到了自己的友人——苏联，而中国的诗人们也是以最真诚的心敬爱着帮助我们的苏联。

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发表的时候，中国的人民曾激起何等的狂喜呵！理论家胡风在他的诗篇《敬礼》里，对苏联致以粲然的赞词——

.....

你建设的苏维埃联邦啊

你的土地

你的工厂

你的天空

你的北极地带的冰块

竞开着生物的花朵

机械的花朵

新人类的花朵……

于是，他为中华民族和苏联的结合而致敬，最后是——

.....

未来的历史向你们作证：

为了征服这个黑暗时期，

你们认清了

谁是兄弟

谁是仇敌！

一切的侵略者都是一样无耻而毒辣的，而更无耻更毒辣的却是被侵略的民族的叛徒。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引路人是“汉奸”，这些没有憎爱的动物帮助敌人执行了破坏团结，阻碍抗战以及其它的为有人性的人所不忍做的工作，这些“汉奸”和日本法西斯一样，是全国诗人所痛恶疾首的，所以在抗战三年中，他们写了很多打击汉奸的诗篇；而当汪精卫在南京帮助敌人组织叛逆的政府的时候，全国的诗人更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并出了一页《诗歌反汪特辑》，刊载了十几个诗人的充满了火一样的憎恨，和子弹一样的语言的诗篇。

桂林的诗人们，在《我们的声讨》这一总题之下，曾每人写了文章，向汉奸卖国贼做了集体的讨伐。

其他各地的诗人，也都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响应了“反汪锄奸”的狂澜运动。

从“反侵略”这一意义出发，诗人们对被迫作战的敌国士兵常给以同情，袁勃的《赤褐色的战马》，这是流露了诗人对于敌军的战马无知地被战争所残害的一种悲悯的情感——那种宽恕的美德是只能属于我们这被侵害的民族的，而且也只有具有这种美德的民族，会有光明的前途。

戈茅的《他们十个》，描写了牺牲在破坏团结的事件之下的十个战士的不幸，和对于牺牲者的崇敬与对于刽子手的憎恨。

骆方的《开荒素描》，不嫌琐屑地述说了在“生产运动”

这一号召下的各个场面，描写了“开荒六十万亩”这一壮大的行动。这位诗人是一个机械修理者，但他的诗的艺术修养却是很高的。

力扬的《朝鲜义勇队》说明了被侵害的民族必须互相团结，以打击共同的敌人——

.....

从辽远的年代起，
中国和朝鲜
就是最亲切的兄弟

.....

日本帝国主义
带给我们朝鲜的
一切灾难
也在带给
我们亲爱的中国。

最后，诗人立下如此的誓言——

我们要从血泊中
建立起——
新的朝鲜，
新的中国，

新的世界。

他的另一诗篇《他们战斗在西班牙》，里面也洋溢着斗争的活力，以及对于“佛朗哥政府”的仇恨。

长虹——这曾是“狂飚”的健将，依然保有十年前的热情，抗战后从西欧归来，参加了祖国的战斗，他又简练的语言，解释了抗战中各种有关政治——服兵役，献金，民主——的问题。在《农民和婴孩》中，他对这“匍匐腹地而走”的“百足之兽”发问——

你博大的农民
何时全体起来？

之后；他说——

我的诗歌唱抗战
也在歌唱胜利
同时歌唱民主
这些都是为你

都是为你农民
博大而且苦辛
虽有男儿之力
犹有女子之心。